

機

密

三
三
國
機
密

國

马伯庸

作品

潜龙在渊

【新版】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BOOKY

博集天卷

三国机密

潜龙在渊

【新版】

马伯庸

作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誉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机密：全 2 册 / 马伯庸著 .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404-8338-8

I . ①三… II . ①马…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8073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长篇小说

SANGUO JIMI : QUAN 2 CE

三国机密：全 2 册

作 者：马伯庸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出 品 人：郑冰容

特约监制：游婧怡

特约策划：邢越超 张思北

特约编辑：李乐娟 胡 可

营销支持：姚长杰 李 群 张锦涵

封面设计：利 锐

版权支持：中联百文

版式设计：张丽娜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756 千字

印 张：43.5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5404-8338-8


定 价：79.60 元 (全 2 册)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目录

序	\\001
第一章	两个人 \\005
第二章	丧金为谁而鸣 \\027
第三章	绣衣使者的日常 \\041
第四章	血与沙 \\065
第五章	刘平快跑 \\091
第六章	邺，邺，邺 \\117
第七章	一条暗流波浪宽 \\147
第八章	邺城假日 \\173
第九章	鼎镬仍在沸腾 \\201
第十章	东山的日子 \\235
第十一章	关于儒家的一切 \\269
第十二章	一个结束的开始 \\295
第十三章	如何杀死一只螳螂 \\317
第十四章	一个开始的结束 \\341
尾声	\\353



一匹纯白的骏马跃出草丛，四蹄敲打在铺满鹅卵石的河滩上，发出犹如战鼓进击般的急促鼓点。马背上的骑士似乎还嫌不够快，单手持缰，另外一只手重重地拍了一下马臀。骏马昂首嘶鸣，速度又加快了几分。左旁河林中惊起数只灰白羽翼的飞鸟，扑棱棱拍动翅膀盘旋数圈，朝着北方飞去。

此时已经四月光景，江东之地早已处处皆有孟夏的气象。丹徒之地毗邻长江，更是林木繁茂，水草丰美，侥幸度过冬季的兽类都纷纷活跃起来，正是狩猎的好去处。

骑士猛然间看到左前方一只鹿跃过，他立刻拉紧缰绳，让坐骑的速度降下来，然后双足紧紧夹住马腹，从肩上摘下弓箭，利索地搭上一支青绿色的竹箭。

可还未等骑士将弓弦拉满，他虎目突地一凛，握住弓身的左臂轻转，把箭头重新对准了右侧的一处小山坡。那山坡上出现了三个人，他们徒步而来，身披无肩皮甲，手里各自拿着一张木弓，腰间还用一圈山藤别着环口刀。

“来者何人？”骑士喝道，保持着满弓的姿势，他的坐骑乖巧地停下了脚步，以期为

主人获得更平稳的射姿。那三个人看起来颇为惊慌，互相看了看，最终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汉子壮起胆子上前一步，半跪抱拳道：“启禀主公，我等是韩当韩校尉的部属，在此猎鹿以充军粮。”

“哦……”骑士拖了一声长腔，手中弓箭微微放低了几分，旋即又问道，“既是猎鹿，为何身披甲冑？”

“此地靠近射阳，常有陈登的军士出来樵采。所以韩校尉叮嘱我们外出都要披甲，以防不测。”

骑士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他扫视三人一圈：“韩当治军一向严谨，细处不苟，如今一见，果然不错——那你们今日可有什么收获？”

听到这个问题，三人的表情都轻松了点。为首者起身抓了抓头，羞惭道：“可惜我等运气不好，至今尚未猎到什么大物。”

“打猎可不能心急，你动，猎物也在动，谁能先发制……”那一个“人”字尚未出口，骑士手中的竹箭猝然射出，霎时贯穿了为首汉子的额头，那人瞪大了眼睛，登时仆倒在地。

剩下的两个人慌忙抄起木弓，朝着骑士射去。可惜骑士的速度比他们更快，从箭壶里取箭、搭弓、射出，一气呵成，第二个人的箭还未射出，额头便被一支飞镞牢牢钉住。不过两位同伴的牺牲，终于为第三个人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弓弦一振，利箭直直朝着骑士飞去。骑士来不及躲避，就将手中的硬弓在身前一横一拨，竟将那箭矢拨开。

“你们到底是谁？”骑士在马上喝道，他的神态与其说是愤怒，倒更接近于兴奋，那是一种嗜血的兴奋，像是猛虎见到了弱不禁风的猎物一般。

“狗贼！你还记得被你绞死的许贡吗？”第三个汉子一边大吼着，一边搭上第二支箭。骑士听到这个名字，略微有些意外：“你们是他的门客？”

“不错！今日我就要为主公报仇！”汉子又射出了一箭。可惜这一箭仍是徒劳无功，被骑士轻松拨开。他的反应速度与臂力都相当惊人，这把区区数石的木弓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威胁。

“那个老东西，倒也豢养了几名听话的死士嘛。”

骑士舔舔嘴唇，露出嗜血的兴奋，笑容却突然僵住了。他的右耳捕捉到一声细微的弓弦振动，这声音不是来自前方，而是从身侧的密林中发出来。骑士毫不犹豫，瞬间翻身下马。与此同时，一支利箭破空袭来，直接射穿了骏马的头颅。马匹连哀鸣也来不及发出，便一头摔倒在地。骑士避开马匹倾倒的沉重身躯，迅捷地伏低了身子。

那支射穿了马头的箭，长度足有二尺三寸，箭杆粗大，还刷了一层深灰色的漆。骑

士知道，能发射这种箭的大弓，规制至少在二十石以上，一个人无法操作，射箭时必须事先固定好弓身，再慢慢拉紧弓弦——换句话说，他与许贡门客的相遇不是偶然，而是一次有预谋的伏杀。这周围已经被不知名的敌人架设了死亡陷阱，只等他进来。此时不知有多少大弓，已经对准了这片狭小区域。

又有四支大箭从林中飞出来，将骑士的躲避方向封得死死的。骑士一个鱼跃，借助马匹庞大的身躯，勉强避开了这凌厉的杀招，可也被逼到了一处没有遮掩的开阔地。

就在这时，他听到，林子里正对着自己的方向，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金属铿锵声。

“妈的，是弩……”

骑士骂了一句脏话，这次他再没有机会闪避了。弩箭要比弓箭穿透力更强，飞行速度更快。它从骑士的右腮穿过，刺入口腔，撞飞几枚白齿，然后狠狠扎入另外一侧，立时血花四溅。骑士发出一声惨叫，身子晃了几晃，露出了更大的破绽。这时第二支弩箭从另一个角度飞出，正刺中他的左侧面颊，强劲的力度让骑士倒退了数步。但令人惊讶的是，骑士顽强地保持着站姿，他不顾鲜血淋漓的脸部，右手抓紧弓身，左手扣弦，还试图对准密林深处的卑劣伏击者。

地面微微发颤，远远传来无数急促的马蹄声，似有大队人马不断迫近，“孙将军！”“主公！”的呼声此起彼伏。唯一还活着的许贡门客惊慌地望了一眼树林，林中依然安静，但一种无言的杀势悄然弥漫出来，仿佛有一双严厉的眼睛自林中注视着他，那种沉重的压力，甚至要大过对死亡的畏惧。

许贡门客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拔出腰间的环口刀，对着骑士大喝道：“孙策狗贼，受死吧！”冲了过去。骑士猛一转身，用尽力气射出最后一箭……

建安五年四月，故吴郡太守许贡门客三人，刺孙策于丹徒。孙策击杀三人，面中两箭，回营后不久即重伤身死。人们在感慨小霸王英年早逝的同时，也对许贡门客不忘故主的义烈之举表示钦佩——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么认为的。



第一章 两个人

刘延捡起来一看，发现是一块精铜制的令牌，正面镌刻着「汉司空府」四字，背面獬豸纹饰，牌头还雕成独角。刘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两位到底是什么人，不光有靖安曹的凭信，连司空府的令牌都有。



刘延面色阴沉地从低矮的城垣望下去，城脚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具袁军士兵的尸体。这些战死者只有少数人身上披着几块皮甲，大部分尸体都只是简单地用布衫裹住身体。手里的武器，也只是简陋的木制或竹制长矛，甚至连一面小盾都没有。

这种胜利并不让刘延感觉到快意。从装备判断，这些不过是冀州各地家族的私兵，被袁绍强行征调过来，一来可以充作战争的消耗品；二来变相削弱那些家族的实力。这样的士兵无论死多少，袁绍都不会有一点心疼。

刘延抬头看了看远方，袁军的营寨背靠黄河而设，旌旗招展，声势浩大。这些袁军部队是从黄河北岸的黎阳渡河而来，牢牢地把控住了南岸的要津，然后从容展开，将白马四面围住，骄横之气，溢于言表。

可刘延又能做什么呢？这一座白马小城不过三里见方，他这个东郡太守手里的可战之兵只有两千不到。算上白马的居民也不过才一万多人。而此时包围小城的袁军，仅目测就有一万五千之众。

以袁军的威势，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把此城推倒。白马一陷，冀州大军便可源源不断地渡过黄河，直扑官渡，在广阔的平原地带与曹操展开决战。可奇怪的是，对面的袁将似乎心不在焉，除了派出一批大族的私兵试探一下守军的抵抗意志以外，主力一直按兵不动。

刘延摇摇头，白马已是孤城，现在想什么都没用了，只有殉城战死或者开城投降两个选择。他叮嘱城头的守将几句，然后满腹心事地沿着青石阶梯走下去。他刚一下来，

立刻有一名亲随迎了过来。

“抓到了几个袁军的细作。”亲随压低声音对刘延说。

刘延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大战持续了这么久，各地的细作都多如牛毛。他淡淡道：“当众斩首，以安民心……哦，对了，尸体别扔，也许还能吃。”

亲随有些踌躇：“这两个细作，有点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要不您亲自去看看？”

刘延眉头一皱，没说什么，这名亲随跟了他多年，不会无缘无故说这样的话。他们离开城墙，来到城中一处紧邻兵库的木屋里。木屋里站着两个人，他们没被绑住，但四周足足有八名士兵看守，动一下就会被乱刀砍死。

这两个人年纪都不大。一个二十岁上下，面白无须，两道蚕眉颇为醒目；他身边的根本还只是个大孩子，细眼薄唇，下巴尖削，小小年纪额头就隐有川字纹。两个人的穿着都是青丝单衣，幞巾裹头，一副客商打扮。

刘延在路上已经了解到详情。一接到袁军渡河的消息以后，白马城立刻封城不许任何人进出。同时城内大索，凡是没有户籍或没有同乡认领的人，都会被抓起来。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时候被抓进来的。

“你们叫什么名字？”刘延问。

“我叫刘平，这是我的同伴魏文。我们是行商之人，误陷入城中。”刘平略一拱手，不卑不亢。

刘延冷笑道：“曹公与袁绍对峙已经半年多了，天下皆知，又有哪个商人胆敢跑来这里？分明是细作！”他假意一挥手，“拖出去杀了。”听到他的命令，几名士兵上前正要动手，刘平挡在魏文前面，厉声喝道：“且慢！”士兵们都愣住了，手里的动作俱是一顿。

刘延心中大疑。刘平说这两个字时的神态和口吻，都带着一种威严，这是身居上位者特有的气质，学是学不来的。这两个人的身份，似乎没那么简单。他又重新打量了两人一番，觉得那少年的面孔有几分熟悉，却一时说不出。

“你们到底是谁？”刘延问道。

刘平把手伸进怀里，这个动作让护卫们一阵紧张，刘延也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那少年见刘延如此胆小谨慎，发出一声嗤笑。刘延却面色如常，他如今身系一城安危，自然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刘平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远远扔给刘延。刘延接过一看，原来是一条柏杨木签，签上写着“靖安刺奸”四个字。

这四个字让刘延眼皮一跳，这——是靖安曹的东西！靖安曹是司空府内最神秘的一个曹，这个曹的职责众说纷纭，没人能说清楚，无数传言总是和刺奸、用间、刺探、暗杀等词语相联——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靖安曹的主事者，是军师祭酒郭嘉。

靖安曹的人无处不在，行事却极端低调。即使是在如今的白马城中，刘延相信也有靖安曹的眼线，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他用手摩挲着木签的粗糙表面，缓缓开口道：“仅凭这一条木签，似乎不足为凭。”

“那么加上这个呢？”那个名叫魏文的少年昂起下巴，又扔过来一样东西，眼神里满是不耐烦。

刘延捡起来一看，发现是一块精铜制的令牌，正面镌刻着“汉司空府”四字，背面有獬豸纹饰，牌头还雕成独角。刘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两位到底是什么人，不光有靖安曹的凭信，连司空府的令牌都有。

“还不快把我们放开？”魏文叫道。刘延不得不亲自上前，将他们松了绑。两人舒缓了一下手脚，魏文没好气地伸出手来：“看够了？还给我。”刘延把令牌与木签双手奉还，魏文抢回去揣好，眼睛骨碌碌地盯着刘延，不屑道：“你不专心守城，反倒与我们这些客商为难，胆量也太小了吧？”

刘延淡然一笑，没说什么。刘平淡淡地喝止道：“二公子，别说了，刘太守是职责所在。”魏文气鼓鼓地闭上嘴，自顾朝门外走去。门外士兵看到大门敞开，出来的却不是刘延，“哗啦”一起举起钢刀。魏文脸色霎时变了几变，似乎想到什么可怕的事情，连连倒退几步。直到刘延发出命令，士兵们才收回武器。魏文昂起头，努力地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模样：“你这些兵倒是调教得不错。”

一听少年这居高临下的口气，刘延可以肯定，这两个人绝不是什么客商。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刘延已经打消了追究的念头。靖安曹做事，不是别人可以插手的。他是个极度小心的人，不想因为一时好奇而搞砸郭祭酒的计划。

“如今城中纷乱，各处都不太平。两位一时半会儿是无法离开，不如去县署少坐，也稳妥些。”刘延客客气气道。刘平一点头：“恭敬不如从命。”

刘延带着刘平和魏文离开兵库，朝着位于城中心的县署走去。此时街上已实行禁令，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只偶尔有一队士兵匆匆跑过。整个白马城陷入一种焦虑的安静，好似一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他们走过一处空地，几个士兵拿着石头在往一口井里扔。

刘平和魏文一直在悄声交谈，还辅以各种手势。走在前头的刘延感觉，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些奇怪，既不像主仆，也不像兄弟，那个叫魏文的小孩子虽然听命于刘平，但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颐指气使的气度；而刘平对魏文说话不像长辈对晚辈，更像是上

级对下级，还带着点商量的口吻。

这时候意外出现了。

两个黑影突然从两侧低矮的民房顶跃下，速度如影似电。刘延与他的护卫刚露出惊疑，两道寒芒已然刺中了刘延的小腹——却发出了“铛”的两声脆响，刘延整个人朝后头倒去，从破损的布袍下，隐约可见铜光闪耀。原来刘延为了防止被刺杀，在外袍下还穿了一身铠甲，这个人真是小心到了极点。

刺客还要继续行刺，这时候最先反应过来的人，居然是刘平。他先拽开失去平衡的刘延，然后飞起一脚踹开亲随。只听一声惨叫，原本注定要切开亲随脖颈的刀锋，只斩入了大腿。两名刺客见一击未中，不见任何迟疑，立刻拔刀各自跃上房屋，很快消失在视野里。

那些还忙着填井的士兵扔下手中的石头，都跑了过来。刘延挥着手吼道：“还不快去追！”他们连忙转身朝着刺客消失的方向追去。

“您没事吧，刘太守？”刘平问。刘延脸色煞白地从地上爬起来，勉强点头。这次丢人可丢大了。这城里经过几遍盘查，把两个靖安曹的人当成细作不说，居然还漏掉了真正的刺客，一漏就是两个。若不是他生性谨慎，恐怕此时白马城已陷入混乱。

“谢……谢谢先生救命之恩。”亲随捂着潺潺流血的大腿，冲刘平叩头。刚才若不是刘平及时出手，他早已成了刀下之鬼。那剑斩的力道极大，他的大腿被砍入极深，可想而知若是加在脖颈上，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他刚刚还指控这人是细作，现在却被其救了一命，这让他有些惶恐。

“不客气，同行之人，岂能见死不救。”

刘平温言一笑，回头去看魏文，却发现他站在原地，眼神有些发直。刘平问他怎么了，魏文嘴唇微微颤动，低声道：“这……这种剑法，好熟悉……对，就是噩梦里那种感觉，我曾经经历过，不会错。”魏文双股战战，试图向后退去，却被刘平按在肩膀上的手阻住。

“别忘了你为什么来这里。”刘平悄声对他说，似乎也是对自己说。魏文咬着牙攥紧拳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针对刘延的刺杀引起了一场混乱，守军对城里展开了新一轮搜捕。刘延赶紧把他们两个人送到了县署，加派了守卫，然后吩咐奉上两盏热汤压惊。刘平坐在尊位，魏文坐在他的下首，两个人端起汤盏略沾了沾唇，旋即放下，他们的举止风度，一看便知出身大族，这让刘延更生敬畏。

刘平开口问道：“如今白马四面被围，不知刘太守有何打算？”

刘延心中一凛，若刘平问的是“如何应对”，他还可以从容回答；可他偏偏问的是“有何打算”，这就是存了试探的意思在里头。袁绍大军压境，许都这边难免人心浮动。这两个人，说不定是曹公派下来检校军心的……

想到这里，刘延苦笑一声道：“如今之局，已非在下所能左右，唯有拼死殉城而已。先生问我，真可谓是问道于盲了。”他将城内外局势据实相告，刘平听了以后，沉默不语，面露难色。刘延看出他心思，又道：“如果两位是要急于出城，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刘延叫手下取来牛皮地图，铺在两人面前，用盛汤的勺子边指边说：“袁军虽然势大，但我白马城也并非全无出路。两位且看，在西南处，如今还有一条宽约数里的通道。不知为何，袁军至今不曾到此，只偶尔有斥候巡逻。若是有快马，两个人要冲回南方，不算太难。”

魏文伸着脖子端详着，忽然抬头问道：“你们的信使，是否就是从这条路去给我……呃，曹公报信？”

“不错。”

魏文道：“袁军兵力如此雄厚，却围而不攻，反而留了一条单骑可行的南下通道，你难道看不出什么问题？”这小孩子语气尖酸，说的话却大有深意。刘延重新审视地图，一言不发。魏文忍不住身子前倾：“我问你，我军与袁军若是决战，孰强孰弱？”

“袁绍兵力数倍于曹公，又新得幽燕铁骑。若正面决战，我军胜机不大。”刘延答道。

魏文伸手在地图上一点：“白马城是黄河南岸的立足点，乃是我军必救之地。袁绍放开白马的西南通道，明显是要你去向曹公求救，他们再围城打援，逼迫曹公主力离开官渡，北上决战。明白了？”

刘延脸色陡变。他只纠结于白马一城，这少年却轻轻点透了整个战局，虽说略有卖弄之嫌，却也显露出高人一等的眼光与见识。黄河与官渡之间是广袤平原，在那里两军展开决战，曹军败多胜少。真到了那个时候，他刘延就是战败的第一个罪人。一想到这里，刘延顾不得礼数，霍然起身，额头沁出细细的汗水。

“得马上派人去警告曹公！”

“不必了。”魏文摆摆手，“我都看得出来，曹公会看不出？你老老实实守你的城就行了，不要自作聪明，乱了阵脚。”教训完刘延以后，魏文颇为自得地瞥了刘平一眼，刘平却是面色如常，镇定自若地啜着热汤。

刘延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两个年轻人，定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可不能折损在白马城中：“我马上安排快马，打开南门送两位出去。”

刘平却摇了摇头：“多谢太守。不过我们不是要南遁，而是北上。”他轻轻在地图上

一点，眼神透出几丝坚毅，指头点中的位置正是如今白马城外驻扎的袁军营盘。刘延手一抖，几乎要把手边的汤盏碰倒。

“您这是……”

“我们去试探一下，看看袁绍对汉室还有多少敬畏。”

“汉室不就是曹公嘛，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刘延心中暗想。

与此同时，在那一处被指头压住的袁军营盘门口，一场酝酿已久的混乱即将爆发。

一大队剽悍的骑兵安静地排成三队阵列，他们个个身挎弓箭，腰悬长刀。他们所处的位置有些奇怪，前面一半已经出了袁军主营的辕门，后半却还在营中，好像一条出洞出到一半就卡死在那里的蛇。

在队列的最前方，是一个全身披挂的黑高汉子，他正好整以暇地用一把宽刃大刀修剪着指甲。他胯下那一匹乌丸骏马有些不耐烦，因为缰绳不在主人手里，而是被一个怒气冲冲的文官抓住。那文官身后不远还站着一员大将，但他看上去似乎完全没有帮手的意思。

“颜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郭图喝问道，用力去拽缰绳。可那坐骑四蹄如同生根一般，纹丝不动，郭图拽不动，只得悻悻松开手。颜良身后的骑士发出一阵哄笑。

颜良收起大刀，诧异的表情略带做作：“郭监军，我不是给你发了一份公文吗？延津附近发现了曹军斥候，我身为先锋大将，自然得去查探一番。”郭图冷笑道：“这等小事，何须大将亲自出马！你根本就是想去游猎吧？”

被说中心事的颜良一点也不见惭愧，反而昂起下巴，理所当然地说道：“白马小城，交给监军你就足够了，我在营里待得都快长毛啦，得活动一下筋骨。”

郭图一听，登时火冒三丈：“出征之前，袁公有明确训令，以我为前部监军，节制诸军。你难道想违抗……”他话还没说完，颜良双腿一夹，坐骑默契地向前冲了几步，吓得郭图不得不闪身避开。这一闪，之前说话的气势被打断，再也续不下去了。

“审时度势，临机决断，此皆大将之法。尔等颍川腐儒，何必管那么多！”

颜良逼退了郭图，哈哈大笑，一抖缰绳喝令开拔。郭图见拦不住他，转过头去，求援似的喊道：“淳于将军，您莫非非要放任这个家伙胡闹？”

这一次先期渡河的袁军主将，是淳于琼和颜良。郭图作为监军随军，名义上地位比颜良高，但后者是冀州派的实权人物，兵权在握，郭图根本压制不住，只得求助于淳于琼。

一直一言不发的淳于琼听到呼喊，拨转马头冲到了颜良身前。颜良面色一怔，抱拳道：“老将军莫非也要阻挠？”

淳于琼咧开嘴笑了：“原本是要劝阻，可听颜将军说得有趣，老夫动了心思，也想出去游猎一番。”这个回答让郭图和颜良都很愕然。淳于琼见颜良有些迟疑，眉毛一抬，又道，“怎么，老夫不够格吗？”

面对这个请求，颜良眉头一皱。郭图一介文吏，斥退也就算了，这位淳于琼是军中老人，当年还与袁公平起平坐，轻忽不得。可真的答应让淳于琼同行？别逗了，那可是一个胆敢轻军入许劫走董承的老疯子，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谁都无法预测！

颜良在马上默然片刻，开口道：“既然如此，淳于将军不妨与我同行，以一日为限。万一白马这里起了变故，也好有个应对。”

一日为限，能打到多少猎物？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颜良这是在找台阶下。淳于琼也不为己甚，笑眯眯地满口答应下来。颜良也斜了郭图一眼，朗声笑道：“白马小城，即便是郭监军，应该也能看住一日，老将军不必担心。”

郭图被他如此讽刺，气得面色涨红，却无可奈何。颜良这次带了一共八千步骑，真要起性子来，郭图还真吃不消。

淳于琼道：“既然如此，还请将军在营外稍等片刻，老夫去取弓箭来。”颜良在马上略一抱拳，然后一抖缰绳，发下口令。他身后的骑兵一起呵斥坐骑，大队人马耀武扬威地开拔，令出即行，毫不拖沓，果然是冀州精锐。

郭图恨恨地把鼻前的尘土挥开，对淳于琼抱怨道：“明明有将军与我做先锋便足够，主公却偏偏还要派这个冀州莽夫前来，真不知怎么想的。”

淳于琼昂起头，眯起眼睛吸了口气，答非所问：“孟夏之时，最宜郊游，颜将军当真是好兴致哪。”郭图一愣，不知他意有何指。淳于琼把手伸向颜良渐行渐远的背影，勾了勾指头：“颜将军游猎之意，只怕不在禽兽啊。”

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拍了拍郭图的肩膀：“郭监军你年纪轻轻，可不要跟老夫一样老糊涂啊。”说罢扬长而去，剩下惊疑不定的郭图。郭图也不是傻子，略思忖便明白淳于琼的意思。

颜良这次公然外出，猎兽是假，争权是真。冀州派一向是袁家的泰山之镇，结果田丰被囚、沮授被叱，现在先锋的监军居然也落到了颍川人的手里，颜良若是不争上一争，只怕权势会继续旁落。

“莫非颜良是要试探我等……”

郭图想到这里，悚然一惊，匆匆回到营帐之中，提笔写下一封密信，封上印泥，然后叫了个心腹小校，低声吩咐道：“去黎阳，送蜚先生。”他侧头想了想，又写了一封。

在白马西南方向几十里外，一支曹家的军队正在徐徐前进。两侧的散骑始终与主队

保持着一百步的距离，中央的步卒排成松散的行军队形，矛手与戟手在外，弓手在内，每三个人还抬着一面大盾。可知兵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队列外松内紧，一旦有什么情况出现，他们会立刻变成一把锋锐的尖刀或坚实的盾牌。

在队伍的最前列并排着三名将军，他们身上披着厚实的两档铠和虎獠盔，神态各异。最右边是个矮壮汉子，眉毛极粗，眼睛却很小，肥厚的嘴唇显出几分忠厚；最左边的将军一脸的桀骜不驯，面部狭长，鼻尖鹰钩，是相书上说的青锋之相——这种相貌的人，大多偏狭狠戾；而在最中间的男子，方正的脸膛微微发红，美髯飘在胸前，颇为沉稳英伟，可他的神情却是怏怏不乐，似乎有什么烦心之事萦绕于心。

这时一名斥候从远处飞快地驰来，数名游骑迎了上去，确认了对方的身份，这才让开道路。这斥候冲到队列前方，对着三位将军大喊道：“报！前方六十里处，有袁军侦骑。”

这个消息让三名将军表情都微微一滞。在那里出现侦骑，说明他们已经进入袁军主力的视野了，随时可能遭遇战斗。

三人久经沙场，习惯性地同时举手，想让队伍停止前进，可他们发现两位同僚也做了同样的动作，连忙又收回来，面露尴尬，一时间让整个队伍有些混乱。好在这混乱并未持续太久，士兵很快整好了队，矛戟微斜，弓弩上弦，以便随时可以应对可能的偷袭。一看便知是百战之师，细节毫不疏忽。

中间那将军对左右两人道：“袁军此来，目的不明，咱们主力拨一支军迎上去探探虚实。”这是持重之论，其他二人都纷纷赞同。

这时候，第四个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诸位将军，不如来搏个彩头如何？”

三个人同时回过头去。说话的是他们身后一个有点狐狸脸的年轻人，他只简单地披着一件长袍和软甲，细长的手指拈着两枚骰子。这人名叫杨修，是太尉杨彪的儿子，刚从许都北上官渡。军中传言，杨家被郭嘉敲打了一下，已彻底屈服，不光家里的高手被征调，连杨彪的独子都要被迫随军。

此时听到杨修这么说，三位将军面面相觑。杨修又笑道：“听闻这次围困白马的，是颜良、淳于琼和郭图三人。这带兵西进的，会是他们中的谁。诸位不想猜一猜？”

左边那位将军不悦道：“杨先生此来随军，是参赞军事，可不是来胡闹耍钱的。”杨修悠悠道：“在下开的这个局，博错了，无非是输些钱财。曹公开的那局，几位若是下错了注，可是要赔上身家性命的。”

他这一句话说出来，三个人俱是一凛。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向前走了几十步，驱马登上一片小丘陵，与队列远远隔开。左边那将军开口道：“杨先生，你适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